

中华经典必读

〔明〕冯梦龙 凌濛初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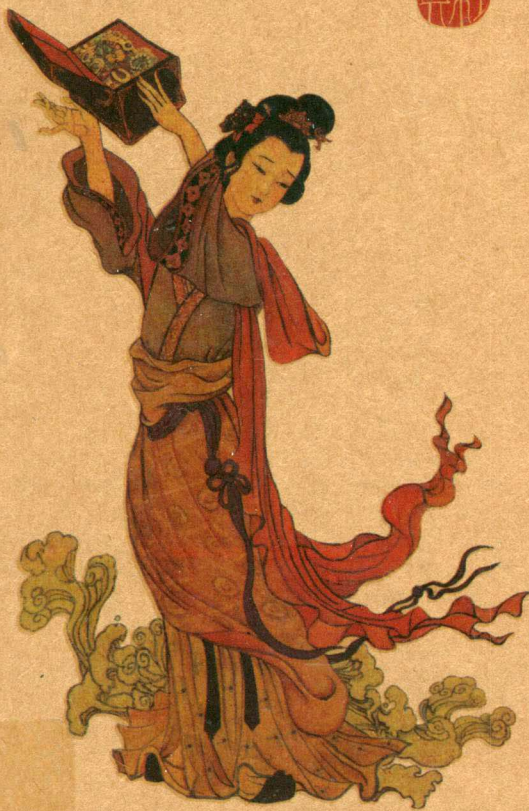
三言二拍 粹选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喻世》、《醒世》、《警世》

三言……欲异拔新，恫心戒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

——（明）姑苏笑花主人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中华经典必读

〔明〕冯梦龙 凌濛初 / 编著

三言二拍

粹选



 中国纺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三言二拍”是明代刊行的五部话本和拟话本选集的合称，即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五部著作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深刻地折射出17世纪的中国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与思想情感，展现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明代市井生活画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言二拍选粹 / (明) 冯梦龙, (明) 凌濛初编著.
— 北京 :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2.11
(中华经典必读)
ISBN 978-7-5064-9056-6

I. ①三… II. ①冯…②凌…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8464号

策划编辑: 曲小月 赵晓红 责任编辑: 赵晓红
特约编辑: 兰 剑 责任印制: 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 100027
邮购电话: 010-64168110 传真: 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659千字 定价: 29.8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三言二拍”，是明代刊行的五部话本和拟话本选集的合称，即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主要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五部著作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话本，是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多为民间艺人创作，仅是故事的梗概。有些文人仿效摹拟话本的形式编写小说，供人案头阅读，就形成了“拟话本”。明代中后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萌芽，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对文学作品形成了强大的阅读需求，话本和拟话本小说集就此应运而生。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而“三言”犹胜于“二拍”。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明苏州府长洲县（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人。他“才情跌宕，诗文藻丽”，但科举屡试不中，转而著书教学。明崇祯三年（1630年），五十七岁的他才补为贡生，任丹徒县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十一年（1638年）任满归隐。清兵南下后，他奔走各地，宣传抗清。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他忧愤而死，一说他被清兵所杀，终年七十三岁。冯梦龙一生纂辑、整理、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新列国志》、民歌《挂枝儿》、戏曲《双雄记》和传奇、评纂等诸多门类及内容，而其中“三言”最富盛名。

“三言”总收小说一百二十篇，每部四十篇，至明天启七年（1627年）全部完成刊行。“三言”所辑录的宋元明三代话本和明代文人及冯梦龙创作的拟话本，都不同程度地经过冯梦龙的增删和润饰。“三言”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动人的爱情描写，并对负心行为大力谴责，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有对朋友之间情谊的歌颂，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有通过爱情悲剧表现封建社会妇女不顾礼教束缚，对幸福大胆追求的精神，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有历史传奇故事，如《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等等。“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刻画典型、个性鲜明，极具艺术魅



力，可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三言”充分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强调人的感情和价值，对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大加嘲讽，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深受时人喜爱。

“三言”的最后一部《醒世恒言》问世的第二年，《拍案惊奇》就刊行了。“三言”对凌濛初影响极大，他在《拍案惊奇》的序中说道：“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他作“二拍”，也是“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明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他十二岁入学，但一直科场不顺，最后转向著述。明崇祯七年（1634年），五十五岁的他才以副贡选任上海县丞；崇祯十五年（1642年）擢升徐州判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被李自成起义军包围，拒绝投降，忧愤呕血而死，终年六十五岁。

凌濛初的“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是他个人独立创作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语，“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拍”每集四十篇，共八十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故实有拟话本七十八篇。“二拍”的小说主题与“三言”十分相近，涵盖了爱情、婚姻、友情义等诸多内容，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上均不及“三言”。不过，“二拍”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作为我国文学史上首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二拍”是古代白话小说史上一个必须记录的里程碑。其次，“二拍”较之“三言”所撷取的社会内容更贴近普通百姓，深刻地折射出十七世纪的中国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与思想情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活色生香的明代市井生活画卷。

为使读者全面领略“三言二拍”的风貌，我们精选五部作品中的名篇合为一册，取名《三言二拍选粹》。在整理辑录的过程中，我们以通行刊本（《喻世明言》天许斋、《警世通言》兼善堂、《醒世恒言》叶敬池、《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尚友堂）为底本，并参考了其他古本及有关书籍。本书还配有明代版画，古风古韵，旨在让读者真正体会到明代的市井风情。

编者

2012年8月

目录

喻世明言

卷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二
卷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一四
卷三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二二
卷四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二七
卷五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三一
卷六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三六
卷七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三九
卷八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四五
卷九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四八
卷十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五二

警世通言

卷一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五八
卷二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六二
卷三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六五
卷四	崔待诏生死冤家	七〇
卷五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七五
卷六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八〇
卷七	唐解元一笑姻缘	八七



卷八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九一
卷九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一〇一
卷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一〇五

醒世恒言

卷一	卖油郎独占花魁	一一二
卷二	灌园叟晚逢仙女	一二六
卷三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一三三
卷四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一四一
卷五	苏小妹三难新郎	一五〇
卷六	佛印师四调琴娘	一五五
卷七	隋炀帝逸游召谴	一五八
卷八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一六四
卷九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一七五
卷十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一八五

初刻拍案惊奇

- 卷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一九〇
卷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一九七
卷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二〇五
卷四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二〇九
卷五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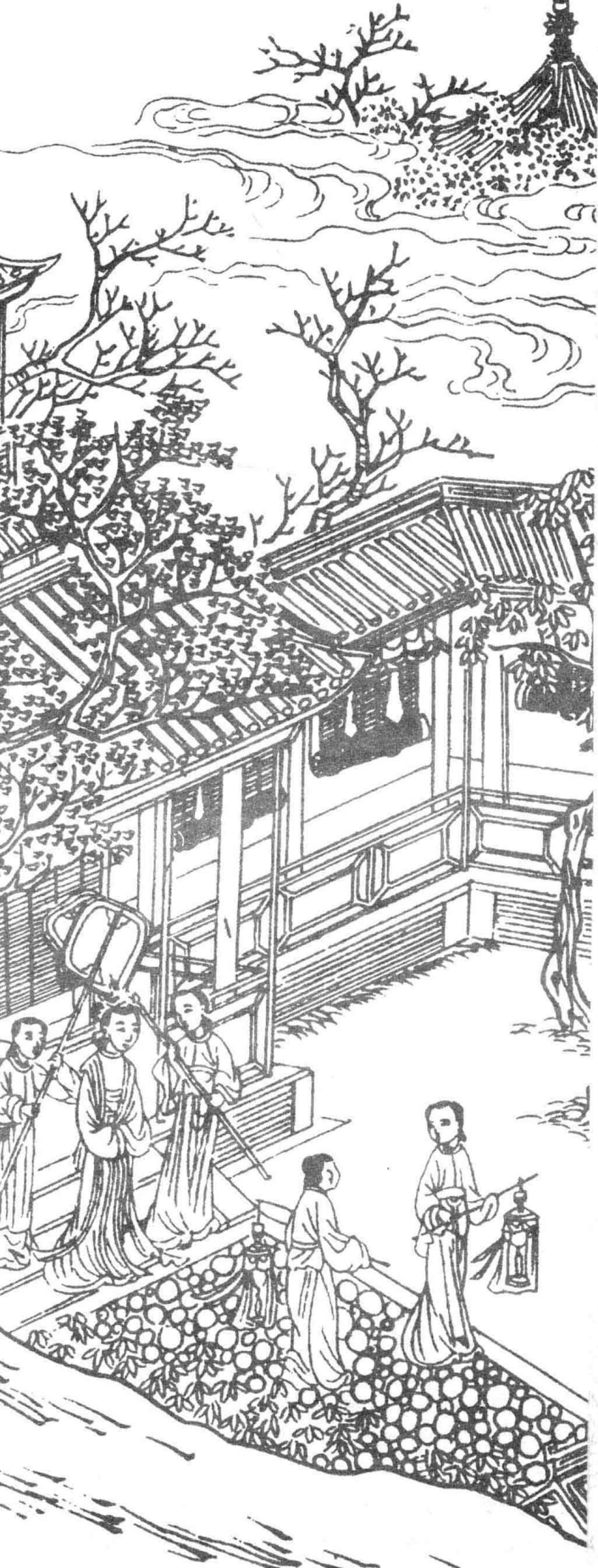


卷六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二二一
卷七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二二八
卷八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二三二
卷九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二三七
卷十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二四二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二五〇
卷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二五五
卷三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二六四
卷四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二七〇
卷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二七四
卷六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八一
卷七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二九一
卷八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二九七
卷九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三〇二
卷十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三〇八

喻世明言





卷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

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做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

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父，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揶揄道：“王老翁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做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揶揄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揶揄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巹花筵齐备。

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于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是顾惜体

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做强。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资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做不保。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喜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撞撮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

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杂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骑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番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了，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

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

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财？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趲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甚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



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待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中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子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踏进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覆。”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篋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要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咕噪，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华华的，摊做一台，高声的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翻覆认看，言真道假、弹劬估两的在日光中炫耀。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不住声的有人喝采。婆子乱嚷道：“买便买，不买便罢，只管担闲人则甚！”陈大郎道：“怎么不买？”两个又论了一番价。正是：

只因酬价争钱口，惊动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不觉移步前楼，推窗偷看，只见珠光闪烁，宝色辉煌，甚是可爱。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便分付丫鬟去唤那婆子，借他东西看看。晴云领命，走过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请你。”婆子故意问道：“是谁家？”晴云道：“对门蒋家。”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陈大郎道：“再添些卖了罢。”婆子道：“不卖不卖。像你这样价钱，老身卖去多时了。”一头说，一头放入箱儿里，依先关锁了，抱着便走。晴云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罢。”婆子道：“不消。”头也不回，径到对门去了。陈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银两，别了管典的，自回下处。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晴云引薛婆上楼，与三巧儿相见了。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

却说陈大郎在下处呆等了几日，并无音信。见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带水的进城来问个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点心，又到薛婆门首打听，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转身，只见婆子一脸春色，脚略斜的走入巷来。陈大郎迎着他，作了揖，问道：“所言如何？”婆子摇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种，还没有发芽哩。再隔五六年，开花结果，才到你口。你莫在此探头探脑，老娘不是管闲事的。”陈大郎见他醉了，只得转去。

次日，婆子买了些时新果子、鲜鸡、鱼、肉之类，唤个厨子安排停当，装做两个盒子，又买一瓮上好的醪酒，央间壁小二挑了，来到蒋家门首。三巧儿这日，不见婆子到来，正教晴云开门出来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楼下，先打发他去了。晴云已自报知主母。三巧儿把婆子当个贵客一般，直到楼梯口边迎他上去。婆子千恩万谢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将来与大娘消遣。”三巧儿道：“到要你老人家赔钞，不当受了。”婆子央两个丫鬟搬将上来，摆做一桌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忒迂阔了，恁般大弄起来。”婆子笑道：“小户人家，备不出甚么好东西，只当一茶奉献。”晴云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炉来。霎时酒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还请大娘转坐客位。”三巧儿道：“虽然相扰，在寒舍岂有此理？”两下谦让多时，薛婆只得坐了客席。这是第三次相聚，更觉熟分了。饮酒中间，婆子问道：“官人出外好多时了，还不回，亏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儿道：“便是，说过一年就转，不知怎地担阁了？”婆子道：“依老身说，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个堆金积玉也不为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比如我第四个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欢暮乐，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担孤受寡，那晓得他外边之事？”三巧儿道：“我家官人到不是这样的人。”婆子道：“老身只当闲话讲，怎敢将天比地？”当日两个猜谜擲色，吃得酩酊而别。第三日同小二来取家火，就领这一半价钱。三巧儿又留他吃点心。从此以后，把那一半贖钱为由，只做问兴哥的消息，不时行走。

这婆子俐齿伶牙，能言快语，又半痴不癫的惯与丫鬟们打诨，所以上下都喜欢他。三巧儿一日不见他来，便觉寂寞，叫老家人认了薛婆家里，早晚常去请他，所以一发来得勤了。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那四种？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上三种人犹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到要扳他来往。今日薛婆本是个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软语，三巧儿遂与他成了至交，时刻少他不得。正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陈大郎几遍讨个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时五月中旬，天渐炎热。婆子在三巧儿面前，偶说起家中蜗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这楼上高厂风凉。三巧儿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过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来。”三巧儿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恼，老身惯是撞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铺陈过来，与大娘做伴，何如？”三巧儿道：“铺陈尽有，也不须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里一声，索性在此过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个对家里儿子媳妇说了，只带个梳匣儿过来。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多事，难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带来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汤洗脸，合具梳头。大娘怕没有精致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儿们的，老身也怕用得，还是自家带了便当。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门房安歇？”三巧儿指着床前一个小小藤榻儿，道：“我预先排下你的卧处了，我两个亲近些，夜间睡不着好讲些闲话。”说罢，检出一顶青纱帐来，教婆子自家挂了，又同吃了一会酒，方才歇息。两个丫鬟原在床前打铺相伴，因有了婆子，打发他在间壁房里去睡。

从此为始，婆子日间出去串街做买卖，黑夜便到蒋家歇宿。时常携壶挈榼的殷勤热闹，不一而足。床榻是丁字样铺下的，虽隔着帐子，却像是一头同睡。夜间絮絮叨叨，你问我答，凡街坊秽褻之谈，无所不至。这婆子或时装醉诈风起来，到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害得那妇人娇滴滴一副副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婆子已知妇人心活，只是那话儿不好启齿。

光阴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儿的生日。婆子清早备下两盒礼，与他做生。三巧儿称谢了，留他吃面。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穷忙，晚上来陪大娘，看牛郎织女做亲。”说罢，自去了。下得阶头不几

步，正遇着陈大郎。路上不好讲话，随到个僻静巷里。陈大郎攒着两眉，埋怨婆子道：“干娘，你好慢心肠！春去夏来，如今又立过秋了。你今日也说尚早，明日也说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几日，他丈夫回来，此事便付东流，却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阴司去少不得与你索命。”婆子道：“你且莫唉急，老身正要相请，来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须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全要轻轻悄悄，莫带累人。”陈大郎点头道：“好计，好计！事成之后，定当厚报。”说罢，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窃玉偷香阵，费尽携云握雨心。

却说薛婆约定陈大郎这晚成事。午后细雨微茫，到晚却没有星月。婆子黑暗里引着陈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己却去敲门。晴云点个纸灯笼，开门出来。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说道：“失落了一条临清汗巾儿。姐姐，劳你大家寻一寻。”哄得晴云便把灯向街上照去。这里婆子捉个空，招着陈大郎一溜溜进门来，先引他在楼梯背后空处伏着。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寻了。”晴云道：“恰好火也没了，我再去点个来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两个黑暗里关了门，摸上楼来。三巧儿问道：“你没了什么东西？”婆子袖里扯出个小帕儿来，道：“就是这个冤家，虽然不值甚钱，是一个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礼轻人意重。’”三巧儿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记。”婆子笑道：“也差不多。”当夜两个耍笑饮酒。婆子道：“酒肴尽多，何不把些赏厨下男女？也叫他闹轰轰，像个节夜。”三巧儿真个把四碗菜，两壶酒，分付丫鬟，拿下楼去。那两个婆娘，一个汉子，吃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题。

再说婆子饮酒中间，问道：“官人如何还不回家？”三巧儿道：“便是算来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织女，也是一年一会，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处没有风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儿叹了口气，低头不语。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该饮酒作乐，不该说伤情话儿。”说罢，便斟酒去劝那妇人。约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劝两个丫鬟，说道：“这是牛郎织女的喜酒，劝你多吃几杯，后日嫁个恩爱的老公，寸步不离。”两个丫鬟被缠不过，勉强吃了，各不胜酒力，东倒西歪。三巧儿分付关了楼门，发放他先睡。他两个自在吃酒。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的说罗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论起嫁，到是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隔壁人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三巧儿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话儿倒是不晓得滋味的到好，尝过的便丢不下，心坎里时时发痒。日里还好，夜间难难过哩。”三巧儿道：“想你在娘家时阅人多矣，亏你怎生充得黄花女儿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晓得些影像，生怕出丑，教我一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痲紧了，我只做张做势的叫疼，就遮过了。”三巧儿道：“你做女儿时，夜间也少不得独睡。”婆子道：“还记得在娘家时节，哥哥出外，我与嫂嫂一头同睡。两下轮番在肚子上学男子汉的行事。”三巧儿道：“两个女人做对，有甚好处？”婆子走过三巧儿那边，挨肩坐了，说道：“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儿举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说道：“我不信，你说谎。”婆子见他欲心已动，有心去挑拨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岁了，夜间常痴性发作，打熬不过，亏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打熬不过，终不然还去打汉子。”婆子道：“败花枯柳，如今那个要我了？不瞒大娘说，我也有个自取其乐，救急的法儿。”三巧儿道：“你说谎，又是甚么法儿？”婆子道：“少停到床上睡了，与你细讲。”

说罢，只见一个飞蛾在灯上旋转，婆子便把扇来一扑，故意扑灭了灯，叫声：“阿呀！老身自去点个灯来。”便去开楼门。陈大郎已自走上楼梯，伏在门边多时了。——都是婆子预先设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带个取灯儿去了。”又走转来，便引着陈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楼去了一回，复上来道：“夜深了，厨下火种都熄了，怎么办？”三巧儿道：“我点灯睡惯了，黑魆魆地，好不吓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床睡何如？”三巧儿正要问他救急的法儿，应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床，我关了门就来。”三巧儿先脱了衣服，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罢。”婆子应道：“就来了。”却在榻上拖陈大郎上来，赤条条